



茫茫路

嚴沁
(十四)

她笑得有絲放肆又相當坦白，很孩子氣的。
「那麼——再見，」她揮一揮手，轉身却走。
「回家的時候請代我向陳老師問候，而且今天下午我不找地補習了！」
「再見？」斯康蹙着眉，好一陣子才回過神來，趕上一步抓住了小迪的手臂。「妳去那裏？」
「回家！」小迪仍是那種可愛的笑容。「我趕去學校是為上陳老師的課，其它我沒興趣！」
「有妳這樣的小學生？」他被引笑了。「已經站在學校門口了還想賴麻？」
「你呢？」一個建築師，寧願半個鐘頭趕去沙田賣乳鴨也不上班？」她亮晶晶的眼睛望著他。
他的成熟瀟洒很能吸引她，尤其那一絲說不出的溫柔，他看來——哎！他真是看來經歷了世界，他真不是飛機師？
「說我的不是了？」他搖頭，也不解釋。他的事誰能明白呢？她是個小女孩！
「只是好奇，你的建築公司容得了你常常不上班？」她笨拙地在街邊的石牆上，是一種很不誠實的花園洋房。
「容不了，所以常常被扣薪水，」他笑她的稚氣。「小迪，跟我一起去學校吧！」
「我現在夠住的是溫暖的床席！」她有點幽默及頑皮的。
「真不上學？」他看來並不想勉強她去的。
「是的！很難更改！」她肯定的點頭。
「很固執呢！」他也不在意，沉思了一陣，似乎在考慮什麼事。「小迪，如果妳真不預備去

上我也是在說，我不相信我能够不侵犯你。」
「我是說我不相信你真的會侵犯我。」
「唔！」她說：「我開始暖起來了！」
「我不相信。」
「我是個君子。」司馬洛說：「但我不是個君子，所以最好不要再試。」
「我也是個君子。」司馬洛說：「但我不穿衣服我也不穿衣服。」
「是的，」司馬洛說：「兩個人的體溫互發，當然舒服得多，但是我猜，這却不是一個植物學家會變成的方法吧？」
「你的意思是，我也到你這邊來睡嗎？」鍾茴鄉問。

「這是好方法，」鍾茴鄉說：「但如果你睡到你這邊來，你能答應不侵犯我嗎？」司馬洛說：「你的意思是不穿衣服睡到我這邊來？」
「是的。」鍾茴鄉說：「我的意思是不穿衣服睡到你這邊來。」
「我是說我不相信你不會變成！」
「我不能答應，更不要說沒有穿衣服了！」
「我不相信。」
「我是個君子。」司馬洛說：「但我不穿衣服我也不穿衣服。」

「我也是個君子。」司馬洛說：「但我不穿衣服我也不穿衣服。」

「我也是個君子。」司馬洛說：「但我不穿衣服我也不穿衣服。」